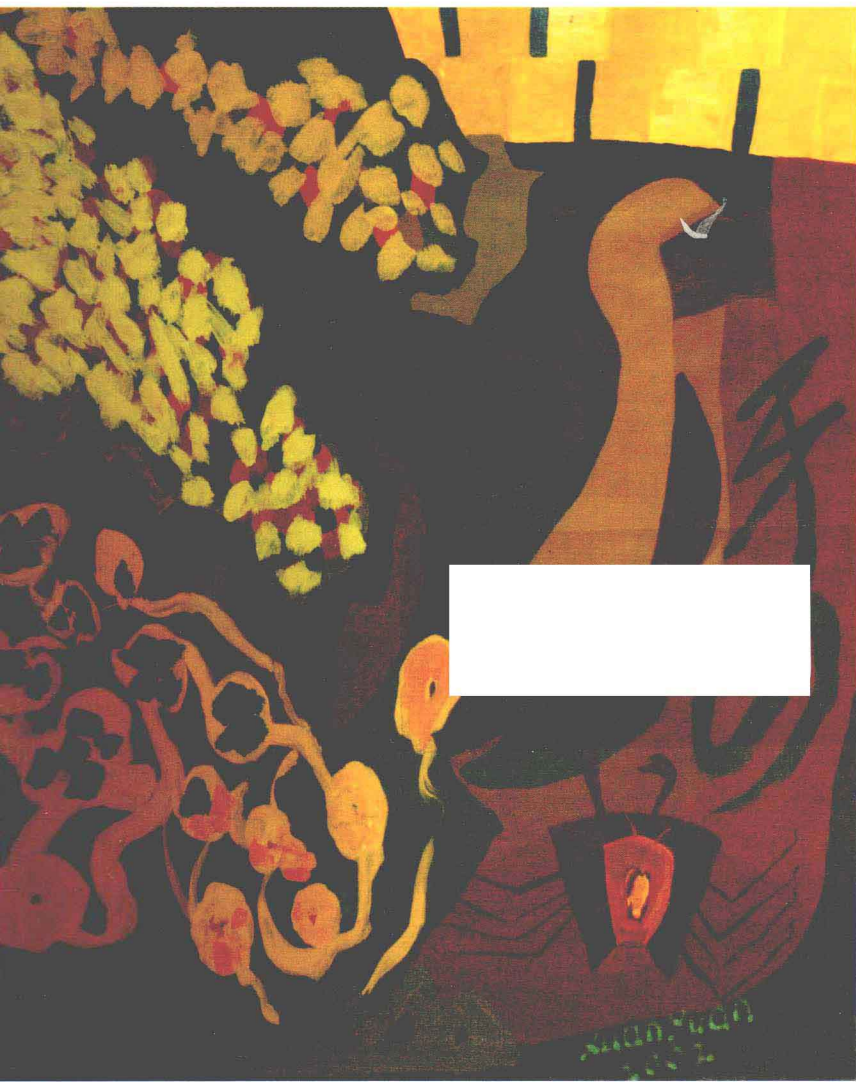


叶周（美）◎著

如今，父辈们大多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及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可是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荒天老地

文昊◎主编

叶周（美）◎著



撼天老地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老天荒 / (美) 叶周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3.4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 文昊主编)

ISBN 978-7-5469-3906-3

I. ①地…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603 号

选题策划:吴晓霞

责任编辑:吴晓霞

封面绘图:轩辕文慧

书籍设计:文昊 党红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主编 文昊

本册书名	地老天荒
作者	叶周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邮编	830011
总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9-3906-3
定价	22.80元

自序

去国二十多年,晃如一梦。或许是年过知天命之年,对于往事和故去的人有了更多的感慨,如今回望,也倍加珍惜。在这本散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是我出国前在电影文学界工作时的难忘记忆。

巴金、周扬、夏衍……这些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已经远离我们。十分荣幸的是在他们还曾叱咤风云时,我曾与他们有过最直接的接触。

荒煤、于伶、冯亦代、艾明之……我握过他们的手,我在他们的书房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听他们的谆谆教诲。他们的言教身传从不同方面深深影响了我年轻时人格的成长。

郭沫若、茅盾、潘汉年……他们与先父叶以群

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紧密合作，我的文字不仅记录了父亲不长的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与同时代文坛巨擘们的共度危难，呈现了他们不平凡人生中的精彩时刻和痛苦的人生磨砺。

赵丹、黄宗英、瞿白音、谢晋、钟惦斐、王世桢……这些中国电影界的精英，是我在电影界参加工作以后接触的前辈，与他们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滋养了我的学养和灵魂，他们的人生跌宕，带给我深刻的人生启迪。

还有容闳、鲁迅、张爱玲这些名字不陌生，可是早已远离我们。我从他们的作品和传说中了解他们。也从前辈的文字中熟悉他们。我的文字是对他们人生故事的一种反思。

如今，父辈们大多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及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可是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

如今我身居海外，从事着华文文学的耕耘。重读这些文字，往事恍然昨日，昔日的情谊尤显珍贵。沧海横流，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在历史的大潮中冲浪，谁主沉浮？

2013.2.28



目 录

- 11 张爱玲的足迹
- 71 张爱玲在上海的合作者
- 121 曾经沧海难为水
- 201 前辈记忆中的鲁迅
- 251 回望郭沫若
- 351 饱经颠沛的文坛巨匠茅盾
- 411 赵丹的遗憾
- 461 父亲远去的身影
- 511 父亲的品格
- 561 乐山乐水的夏衍
- 621 于伶和他的秦城诗抄
- 671 美丽世纪黄昏恋
- 711 为电影创新独白的瞿白音
- 761 敲响电影锣鼓的钟惦斐

- 841 激情谢晋
- 891 播撒《火种》的艾明之
- 991 王道乾与杜拉斯的《情人》
- 971 文豪的箴言
- 1021 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
- 1051 一部澳门投资的电影
- 1081 有信自远方来
- 1141 电影界的默默耕耘者
- 1181 留美学人中的一代天骄
- 1291 容闳的伟业功亏一篑
- 1281 香港忆故人
- 1321 再也无人接听的电话
- 1371 喜逢何镇邦

张爱玲的足迹

——从上海到洛杉矶的故居

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被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根据法医的鉴定，她逝世的日期应该是六七天以前，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最后所住的公寓离我上班的电视台不远，在她逝世整整15天后的一个午后，我特地去附近走了走。那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公寓，格局简陋，在洛杉矶西木区这类公寓很多，但张爱玲最后居住的那一幢实在不起眼。在十分窄小的公寓入口，街道的坡度有些陡，我想象着年迈的张爱玲每天走过那条道路，步履蹒跚。我读了一下呼叫对讲机上住户的姓名，在原先张爱玲住过的206室，现在的住户姓Pai，看上去不像是中国人的姓氏。恐怕现在这





位新住客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这间屋子里长眠了。

在上海,走过静安寺附近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会看见一幢7层高的公寓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张爱玲也曾经是那里的住户(195号,6楼65室)。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租房时登记的职业是穆伟均律师事务所打字员。那是一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式公寓,出资建造者是意大利人,公寓外形雍容大度,有宽敞的钢窗,还有环形的大阳台。张爱玲当年的丈夫胡兰成曾在文章里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认识年长她20多岁已婚的胡兰成就是在爱丁顿公寓里。一天胡兰成主动到爱丁顿公寓里来拜访她,吃了闭门羹,只能在门缝里留下一张条子。后来张爱玲就从那儿出去,顺着静安寺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路走去胡兰成住的美丽园回访他。这一趟走过去并不远,也就20多分钟。后来他们交往后,也就时常“步行去美丽园,去静安寺街上买菜。”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单旗袍,胡兰成按耐不住说好看,张爱玲不免有些咱沾沾自喜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相比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住的公寓就简陋得多。5层高的楼房,设计上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在那个街区里,附近的几座公寓都更为亮丽。

我从上海到美国,时常有这样的感受,在上海进出过的好房子远多于美国。与父母住的枕流公寓,是英国式的公寓,李鸿章儿子的产业;后来在电影杂志社和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时的办公室,也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造的欧式花园别墅里。记得谢晋导演拍摄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其中女主角上海家中的景,就是在文学部的大厅里拍摄的。美国除了富人区的豪华住宅,或是如同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高级公寓,平日所见的建筑也都稀疏平常得可以。这也就

难怪张爱玲在美国的居住环境远不如上海的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张爱玲在洛杉矶写了她生命中最后的著作《小团圆》,可是我发现她书中的很多事却都是关于上海爱丁顿公寓中的旧事。其中就有很多是与胡兰成的事,那也应该是 40 多年前的记忆了,可是她就记得那么深刻。包括她写道的其他人,不论是作家编辑荀桦,导演燕山,都有真人可寻。这些人都对她的创作和生活有过深刻的影响。

住在上海爱丁顿公寓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也为此,胡兰成曾表示:“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不过这也是他的一种托辞。抗战胜利后,曾为汪伪政权效劳的胡兰成避走乡下,张爱玲还是住在爱丁顿公寓,一直到 1947 年才搬走。而一生桃花无数的胡兰成,等到仍然有着名分的胡太太张爱玲到乡下去探望他时,却发现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位。张爱玲也没有作什么激烈的表示,只是默默接受了,似乎张爱玲就十分习惯了与胡兰成及其新伴侣的三者同行。为了避免当地人对胡兰成身份的猜测,胡兰成在人前都介绍张爱玲是他的表妹,张爱玲也都默默接受。

抗战胜利时,张爱玲 27 岁。她和胡兰成的婚姻也走到尽头。离婚后,她搬出了爱丁顿公寓。离婚前张爱玲去温州看望避难中的胡兰成,他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

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写来了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

这也就难怪 40 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想起上海的旧事,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即张爱玲)对之雍(即胡兰成)的感受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



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那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唯有张爱玲能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是命运弄人，在胡兰成的记忆中，张爱玲曾对他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如果真像张爱玲说过的：“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那么她就会一辈子终老在上海。即便有些舆论对她并不有利。可是，1950年后，她最终选择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最后又去了美国，走上了不归路。

1982年，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大为赞赏，于是辗转托人，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回信致谢，但表示并不想回国：“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而她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张爱玲行为做事十分决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作品已经“重归”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可是她面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改变视而不见。她再次选择了幽居避世，无论来自美国，或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她都拒绝见面。

曾经有一次例外，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到洛杉矶，去看望张爱玲，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知道冯亦代过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见面。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复为歉”，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

洛杉矶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张爱玲晚年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有几个原因导致了她的生活的不易。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汽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八九是新移民,或是生活艰难的穷人。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该是何等狼狈!又是怎样的不方便。

据熟悉张爱玲的人回忆,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竟高达180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她去看医生,反反复复申诉美国跳蚤的可恶,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其实,她患的应该是一种难以痊愈的皮肤瘙痒症。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描述她日常的生活:“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里: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所去的医院是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排队看病还要等候大半天,十分不便。

晚年张爱玲几乎已经与中餐无缘,我在她住地附近走了一圈,几乎找不到一家出售中国食品的超市,更不可能有中国餐馆。据说她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也不愿到外面去吃,仅以罐头蔬菜、盒装鲜奶、鸡丁派、胡桃派、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可以想象,长年累月吃那样的食品人怎么受得了?从口感上没有什么快感可言,营养也一定跟不上。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出奇地瘦,神态安详。她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穿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她头发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走得平静,有尊严……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功成名就,子孙满堂才称得上“大团圆”。可是,张爱玲最后到了美国,孤独终老,没有头衔和功名,一直租房子住,也没有购房





产,更没有后代。这样的人生结局,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显然与传统观念中的“大团圆”相去甚远。恐怕这也是她在洛杉矶西木区那幢她生命中的最后居所里,修改着她人生最后的著作时所念念不忘的。九莉曾经在梦中看见“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可是梦醒了,一切都恢复到她孤独宁静的小屋里。《小团圆》似乎是她对于自己人生的总结,遗憾之意溢于言表。

张爱玲在上海的合作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位华发全白的老人,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这位已逾七十古稀的老人回忆起 1943 年初次见到张爱玲的情景仍恍若昨日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

当时老人在上海编辑《万象》杂志。杂志的编辑部设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





门住宅，楼下是店堂，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他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这位老人就是作家柯灵。后来他们又多次见面，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老人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张爱玲不同的服饰，甚至是细节。

上海“孤岛”时期，“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张爱玲的旗袍显然留给柯灵极深的印象。如今她留给观众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个裹挟在上海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女子吗？后来没多久，张爱玲就去了香港。

用今天的话来讲，柯灵曾经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1944年秋，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请柯灵提意见。后来柯灵还为剧本上演，在多家剧团间奔走了一番。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

柯灵的文章里提到的朱端钧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他堪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一生执导了90多部话剧，其中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年代中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我还记得1976年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时，因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住在楼下的朱端钧上楼来看电视，邂逅了特地步行了20分钟也来看电视的柯灵。两位熟人却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整整两个多小时连些许的寒暄都没有。当时两人都从牛棚里放出

来不久,尚未获得平反,还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钧住在公寓的一楼,他家的阳台上种了不少盆景,时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有时又通过阳台到公寓的大花园里散步。作为一位中国戏剧界著名的导演,朱端钧性格内敛温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学院剧场看学生的演出,他拄着拐杖,说话轻声细语,颇具仙风道骨。博学的他守护着一个传统的婚姻,他的伴侣是一位没有文化的传统中国妇女,为他养育多个儿女。我还记得朱端钧的死是那么令人措手不及,1978年的秋天,“文革”结束才两年,他在住家对面的戏剧学院排练场里,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话剧《雷雨》。排完戏演员们尚未离开,他率先走出排练场,突然倒地。送到医院终告不治。他死于心血管破裂。那时他已七十高龄,《雷雨》是他“文革”后复出排的第一出戏。他曾说:“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最终他如愿以偿。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以桑弧为原型)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那时的张爱玲一个人沉在两个情感世界中,左右为难。

桑弧是通过柯灵认识张爱玲的,如果说柯灵是知遇,那么桑弧就更是名副其实的推手了。抗战胜利,恋人胡兰成背着汉奸的罪名逃到温州避难,张爱玲也受牵连。在当时的上海,舆论对张爱玲很不利,她被左翼文人视为文化汉奸,处境艰难。在无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请她改编作品无疑重新点燃了张爱玲的创作欲望。

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张爱玲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完了。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桑弧趁热打铁,又让张爱玲写了部剧本《太太万岁》。电影上映后也轰动一时。两部成功的电影,把张爱玲的影响力从文学领





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两次成功的合作大为改观了张爱玲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窘境,也改善了她的经济生活。他们在创作中建立的友谊,后来曾发展成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个性和家庭的原因他们分手了。

新中国成立后桑弧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擅长拍摄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文革”前他曾拍摄过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以及中国的第一步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后,他还拍摄了根据茅盾著名小说改编的《子夜》。影片拍摄时为了帮助年轻的演员熟悉了解十里洋场上海的历史习俗,桑弧特点请来了老演员孙景璐到场为年轻演员辅导。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通过剧作家于伶的安排,带着同学去摄影棚参观,我看见温文尔雅的桑弧坐在现场,神清气定,安安静静地指挥着拍摄,特显出著名导演的风采。那天拍摄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里股事狂泻的一幕,只听得副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棚里的一个个股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个个躁动起来,狂啸不已。不过《子夜》并没有像《祝福》那么成功,当时男主角挑选了擅长出演农民和共产党员的著名演员李仁堂出演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似乎是一个失策。

“文革”以后,柯灵在散文的写作上大大突破,达到了一个高峰。柯灵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来锻文炼句,文字精致清雅,几乎每写一个句子,都有千锤百炼之功,他自称文字生涯为“煮字”为“墨磨人”。他把写好一篇文章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起草文章后会在案头上放上一段不短的时间,然后反复地琢磨。年轻时向他求教时曾听过他的谆谆教诲:“写文章要厚积薄发,泛泛而写不好。”柯灵的家住在上海西区复兴西路上的一栋西式小洋楼里,门前宽阔的街道上长着遮天闭日的法国梧桐树。柯灵时常会在苦思冥想的时候,走出家门,在幽静的路上踟蹰踱步。

晚年的柯灵,也曾有过宏大的构想,希望创作一部关于上海百年的历史小说,也写作和发表过一些章节,但最终未能完成。但他写了不少回忆往事的文